尚書正義

冊六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成王至周官○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卽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六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卽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旣以還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卽政之初卽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

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下至冢宰經注同

疏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一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傳四方至服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

珍倣宋版印

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丁丈反下官長助長並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疏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道堯至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與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

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〇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賣反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〇燮素協反相息亮反 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〇處昌呂反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〇少詩照反下同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〇擾而小反徐音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〇倡尺亮反下同阜音負治直吏反

疏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傳師天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

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上以居民為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

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與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懾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普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一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數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洛反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暨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反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是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傳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反下注同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

珍倣宋版印

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斁音亦長直亮反厭於豔反疏○傳爲德至可爲○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俱付反又如字麗力支反馯戶旦反地理志音寒貊孟白反說文作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貊貊惡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馬本作辯

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

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駻駻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己所營作示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近附近之近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還之功成亡○柩其久反

疏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己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不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幷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鄭注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正此東郊殷頑民教訓之工衡反○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反下注政治同

疏 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

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之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孜音茲

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事○繹音亦度待洛反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

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從七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辟扶亦反下同中如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女九反

疏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特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一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為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

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
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
○長誅丈反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否
方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疏爾無至不良○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
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于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
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為善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汝治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好呼報反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其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
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長如字朽許久反疏惟民至永世○
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
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
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珍倣宋版印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相息亮反

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公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洮馬云洮洮髮也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馬云頮頮面也被皮義反

徐扶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傳成王至悅。謂○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釋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傳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

珍倣宋版印

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衞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待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衞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於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畿下同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瘳勑留反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適殷爲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昬逾 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昬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又勑動反馬本作詷云共也斥昌亦反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

略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政○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柔

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疏】王曰至非幾○正義

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

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

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昬亂逾越言。當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

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己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

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

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

益至偏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詩。蓄出言教

命彼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

不起不悟言必。死也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

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同

珍倣宋版印

墉音容本亦作牖音毛又反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反齊侯名太公子 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杜洛反恐誤注云作冊書法度音宜如字傳直專反

疏 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大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是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幷出黼扆故下句云

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傳臣子至賁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傳明室至宗主○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卽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反供音恭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黼音甫徐音補扆於豈反屏步經反畫胡卦反牖音酉復扶又反

疏越七日至癸酉○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于

珍倣宋版印

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士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爲○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嚮許亮反篾眠結反馬云纖蒻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緣悅絹反本或作純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厎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厎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蒻音弱苹音平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

仍几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

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綏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允反馬云箬箬也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綏音受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削音笑大玉夷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卽珣玗琪球音求馬云玉磬雍於用反本亦作邕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鼖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輞也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阼才故反向許亮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有用反

【疏】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卽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

珍倣宋版印

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一其下
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數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
之席數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
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篾桃至之坐○正
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
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
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
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黼緣
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
刺爲黼又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
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
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
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
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坐○正義曰東
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
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
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
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
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蚔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以爲文彩名爲餘蚔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
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蚔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
王亦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
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
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
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
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

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蔏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傳西廂至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赤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

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之東序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室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兌和垂舜共工舜典

文若不中法卽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無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在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王輅金卽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而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焉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此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

珍倣宋版印

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士衞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廉力占反稜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稅反

疏 二人至側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衞之○傳士衞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衞。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

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
芟刈戈卽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
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
戺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
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
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
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
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
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太保太史太宗皆
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
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報反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
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王麻至冊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
士邦君卽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

珍倣宋版印

故別言衣服各自所職不得卽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
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
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〇傳王及至當主〇正義曰禮續麻三
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
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
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卽助祭之冕
矣袞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
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
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稱之禮君
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〇傳公卿至色玄〇正義曰
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
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
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
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
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
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卽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
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〇傳執事至宗伯〇正義曰此三官者皆
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
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
也〇傳大圭至不嫌〇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
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鎭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
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
執鎭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
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
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弁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
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

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
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
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
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
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
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
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
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
者鄭玄云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
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
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
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
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
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
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
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
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
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冰反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彥反徐扶變反 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小
反 疏 曰皇至光訓○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
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用是至大法○正
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
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先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酢才各反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伯大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嚌才細反互音戶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居其所授
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又徐直列反
疏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
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
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
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

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上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鄭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太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

珍倣宋版印

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呂反

疏諸侯出廟門俟○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卽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尙書注疏卷第十八 宋板題在顧命前周官君陳二篇屬卷第十七古本作尙書卷第十一周官二十二周書孔氏傳山井鼎曰周官以下諸篇無古文尙書四字爲非盧文弨云周官下亦少第字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及其卽位之後 宋板位作政

六服承德 岳本六服作罔不案六服非也

巡行天下 宋板巡下空一字

家不安則危 纂傳家作邦按浦鏜亦謂家宜作邦

安其國於未危之前 纂傳前作始按上句作前則此句當作始

所以爲正治 古本岳本宋板正作至治下古本有之字

外主太岳之事 閩本同毛本太作方

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古本岳本宋板訓作順按疏云若與訓俱訓爲順也明傳中兩順字一釋若一釋訓耳

使小大皆協睦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無皆字古本睦下有之字毛本小大二字倒下疏同

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　纂傳天地神祇作天神地祇
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　纂傳賓軍二字到疏同
夏司馬討惡　古本夏下有官字
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古本作秋官司寇刑姦惡順時教殺之
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　閩本明監本同案諸本傳順作訓疏仍作順獨毛本作訓宋板傳既作順則疏亦必作順不與毛本同山井鼎失校
吉禮之別十有二　閩本作十有三非也
其職主戎馬之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其誤以
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　宋板禁下空一字
恆由是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由作繇下所由下傳由志由勤竝同
是去而後反也　宋板後作復按後字非也
令暨出口　毛本暨作既案暨字誤
無所覩見　宋板覩作都盧文弨云疑是都無所見

戒汝卿之有事者 宋板之作士按之字非也

而名且美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纂傳且作日

弗畏入畏 古本入下衍可字

當思危懼 古本當下有常字懼宋板作惟按當从宋本以惟字下屬

駒麗扶餘馯貌之屬 岳本貌作貊貌字誤也

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 古本來賀作夷也亡岳本宋板纂傳作夷亡疏標起訖亦作夷亡史記集解引孔傳云賄賜也孔疏述傳云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疏又云王賜以財賄蓋以財賄賜人因訓賄爲賜財賄即幣也言幣言賜即不必更言賄矣竊疑孔傳此句上當有賜賄也三字此句衍賄字

北方曰貉 宋板同毛本作白誤

斥及奄君已定亳姑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斥作弁

恐天下迴心趣向之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迴作刃按刃字誤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惟孝友于兄弟 古本孝下有于孝二字山井鼎曰足利所藏古本論語及皇侃義疏本作惟孝于孝足利本論語作孝于惟孝潘岳閑居賦作

孝乎惟孝乎于通用固無意義也所引之文少有異耳據斯數者今本尚書脫孝乎二字明矣〇按今皇疏本亦作孝于惟孝山井鼎於論語考文亦祇言古本乎作于不言作惟孝于孝與此不合要之閒居賦最爲近之孝乎惟孝者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故曰美大孝之辭以乎爲于已不可通若作惟孝于孝更無是理古本之謬往往類此

即畢命所去 毛本去作云案去字誤

所聞之古聖賢之言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上古本言下有也字

亦不能用之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亦誤作而

無乘勢位作威人上 古本人作民下殷人有罪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夫誤大

民者真也 宋板真作冥案嚴杰云宋本是也鄭注論語泰伯可證鄭注呂刑亦可證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 古本人作民下傳人之於上汝治人能敬同

終有辭於永世 古本辭作詞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 古本宋板但作怚非也

見稱誦於長世 古本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見作凡

因見所習之物 按傳見上有所字

常在於道德教之 許宗彥云教之二字因下句誤衍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宋本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八

禮記曲禮下文云 宋板無文字

迴顧而爲語也 纂傳爲語作發命

王乃洮頮水 宋板無王字

王大發大命 岳本大作將按疏述注作將其標目仍作大又云顧命羣臣大發大命恐俱因注之誤而誤也續通解及纂傳載此注俱直云王發大命無將字

下至御治事 古本無治字按疏作下及御事殆因下傳而誤

大顧命至御事 此下兩段疏一本在篇題下浦鏜云至御事三字誤衍

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 宋板閩本同毛本二誤作三

傳成王至悅謂 案謂當作懌形近之譌

故待言公 毛本待作特案待字誤也

其餘五國姚姓 案姚當作姬形近之譌

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宋板無士字按續通解亦無士字

故能適殷 毛本適作通適字誤也

大度於艱難 古本岳本宋板度作渡按續通解亦作渡纂傳作度疏內同

不得結誓出言語 宋板得下空二字盧文弨云此無脫文但結誓疑當作結信誓

昔先君文王武王 毛本君誤作公

代殷爲主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代作伐

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威作成非也

言當戰慄畏懼 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恐死不得結信出言 宋板不上空一字

則不得續志 宋板同毛本得作能

故我詩蓄出言教命汝 毛本詩蓄作詳審案詩蓄無解是形近之譌

言必死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死作殆

此羣臣已受賜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賜作顧是也

王寢於北墉下　陸氏曰墉本亦作牖○按墉牖字相似鄭注喪大記兩存之續通解纂傳引此注俱作牖

還復本位　宋板閩本同毛本還復二字倒

下云狄設黼扆綴衣　纂傳云作文

帝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　宋板居作若與周禮注本文合

就干戈以往　毛本就作執按續通解作執

君大夫卒於路寢　宋板及續通解大夫作夫人按作大夫非也

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續通解作延使之居憂爲天下喪主也按兩本疑俱有脫誤

將崩雖口有遺命　宋板將上有王之二字

故以此日作之　宋板以作於按宋本是也

置戶牖間　齊召南云周禮司几筵賈疏引此注曰其置竟戶牖間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竟字

越七日至癸酉　各本癸酉皆作綴衣癸酉誤也

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士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士作事是也下皆爲喪士同

不言命者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不誤下

敷重篾席孫志祖云玉篇首部蔑字下引書曰布重蔑席

白黑雜繒緣之陸氏曰緣本或作純

有文之貝飾几岳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貝作具非

元紛黑綬古本岳本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紛作粉非

赤刀削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刀作刃案刀字非也毛本纂傳並誤

大璧琬玉之珪古本纂傳珪作圭

球雍州所貢陸氏曰雍本亦作邕○按說文有雝無雍雝𪆫乃鳥名也雍州字當以邕爲正今皆作雍此乃僅見

伏犧王天下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犧作羲續通解纂傳亦作羲古本蓋作犧犧下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俱有氏字

此言篾席黼純宋板此下空一字

敷三重之席宋板重作種是也下一重同

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宋板坐作重按坐字非也

纖蒻苹席監本苹誤作率

彼在朝　宋板朝作廟

莞苻籬　宋板纂傳籬作蘺與爾雅釋艸合

故名赤刀削也　宋板刀作刃下爲赤刀削同按監本初似亦作刃後刊去一點下赤刀白刀同

遺弟與治孫策　宋板閩本同毛本治作詒治字誤

策引白削斫虎　宋板閩本同毛本虎誤作席虎字形近之譌也

我見刃爲然　宋板閩本同毛本刃作刀

曲刃刀也　閩本同宋板曲刃作白刃毛本作曲刀盧文弨云鄭注考工記但云今之書刀疏云馬氏諸家亦爲偃曲却刃也疑曲字是

東北之珣玗琪也　纂傳北作方是也玗毛本作玗案所改亦是閩本纂傳誤下同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閩本同毛本包犧作伏羲

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　按亦字疑所字之譌當讀至寶字絕句

亦古人之巧人也　宋板無上人字

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　監本寶誤作責幾何世纂傳作何時

有左右旁也　閩本同毛本旁作房是也

王輅金卽次象 閩本明監本同宋板纂傳王作五是也毛本作玉亦誤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 宋板輓作鞔是也

先輅是金輅也 此句上纂傳有大輅是玉輅五字按大輅爲玉輅孔鄭所同故賈氏不言王氏蓋以意增之也

故以此面言之 毛本此作北案此字誤

亦士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士作仕非也

一人冕執瞿 葛本脫執字

一人冕執銳 岳珂沿革例曰銳實鈗字也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爾疏中亦皆作銳案玉篇無銳字廣韻十七準亦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

故二人 宋板二作三

南面三 宋板閩本明監本三作二〇按攷工記注作三宋板非也

士衞主殯 宋板續通解主作王按主字非也

赤黑白雀 宋板續通解纂傳白作曰是也

雀弁同如冕 宋板續通解同作制按制字不誤

阮諶二禮圖云 宋板纂傳二作三是

戈卽今之句子戟 宋板子作孑按諸本作子形近之誤他正義中孑字訛作子者十之八九

劉蓋今鑱斧 宋板鑱作鑱非是

知在堂上之遠地 纂傳知作蓋此句下宋板續通解俱有堂之遠地四字

皆賤者先置 纂傳置作至是也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閩本明監本續通解纂傳同毛本冒作瑁案冒與攷工記合

鄭玄云冠禮注云 宋板上云字作士是也

率循大卞 古本作帥修大辨

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告下古本有以字盧文弨云己受當作已受○按疏云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下已字宜作已上已字古通作以今本孔傳既以以爲已遂脫己字疏內又疊出兩已並誤

太保以盥手先異同 閩本葛本同毛本先作洗案先字誤

太宗供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主字誤

拜曰已傳顧命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曰作白按白字是也

太宗既拜而祭 古本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宗作保與疏合

則王亦可知 古岳宋板續通解亦作下是也纂傳毛本並誤

至殯東西報祭之 宋板西下有面字

傳記無文 纂傳文作聞

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 宋板人作大是也許宗彥曰之福字蓋誤倒

祭祀以變爲敬 纂傳祀作禮

於上祭後 宋板上作王

受前所受之同 宋板纂傳下受字作授是也

故曰廟待王後命 古本廟下有門皆二字岳本宋板續通解纂傳有皆字無門字

二伯率諸侯入應門 纂傳伯作公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疏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乘音繩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遍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音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盡子忍反

疏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

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
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
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
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
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
陳四黃馬朱鬛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
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鬛知朱者朱其尾鬛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
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
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
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
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贄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
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
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

珍倣宋版印

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莫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家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羑羊久反馬云道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注及下同施以豉反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壞音怪

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家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爲家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家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曰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

珍倣宋版印

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强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厎至齊○馬讀絕句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治○厎之履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熊音雄羆彼皮反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至反王于況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督丁木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六反

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

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
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
令屏衞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令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
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
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
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
自謂戒令匡弼己也○傳順其至見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
輔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
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
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衞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
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
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
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爲中
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覲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
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
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
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
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臣使用力如先
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
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
居倚廬○冕反○去羌呂反
疏
羣公至喪服○正
義曰羣公總謂朝
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
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別彼列反作

畢命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命爲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卽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經申畫郊圻愼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鎬戶老反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疏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卽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

珍倣宋版印

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大音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音祕近如字又附近之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度待洛反舊作待路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更古衡反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懋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拱九勇反仰如字徐五亮反

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北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

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傳王順至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
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
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
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
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
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
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丁但反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

珍倣宋版印

辭汝反又慈呂反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
圻安則四海安矣○守徐始救反重直用反）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
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好呼報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
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服反） 【疏】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
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
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
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
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所為
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疏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
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
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以雖舊有
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

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反悖布內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敝步寐反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音戶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侉音苦瓜反壓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豔反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吏反施始豉反浸子鴆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

珍倣宋版印

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又而鴆反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爲于僞反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疏]我聞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特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侉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令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

所以勉勵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畫胡卦反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反噬市制反陷陷沒之陷

疏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膂音旅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僞反令力呈反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珍倣宋版印

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
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
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豉反疏今命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
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
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今命至委任○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
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至
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
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穴反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
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嗚呼至前
人○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

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〇傳言武至承奉〇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〇傳文。王至邪缺〇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〇治直吏反下注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〇辟必亦反

疏王若至有乂〇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〇冏九永反字亦作。煛長誅丈反作冏命

冏命以冏見命名篇

疏穆王至冏命〇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〇傳伯冏至大夫〇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

珍倣宋版印

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勑律惕他歷反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代反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注及下注侍從同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王若至咸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聽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

臣正己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俾必爾反【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己也即言正己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謬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己無能責臣使如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衡反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婢緜反辟匹亦反徐扶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今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傳欲其至佞偽○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

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是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導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瘝故頑反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贖音蜀註及下同作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

疏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爲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

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卿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

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臣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本亦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

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疏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尤之反尤有牛反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尺之反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劓刵椓黥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而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幷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幷必政反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又於妙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聞音問又如字注同腥音星行下孟反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君帝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疏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末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己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劅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幷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棼棼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

珍倣宋版印

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絶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皇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卽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黄帝所滅下

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爲亂習爲亂也棼棼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

珍倣宋版印

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鰥居頑反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
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疏】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
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
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
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
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
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
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
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種音章用反殖承力反斷丁亂反下同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祇止而反

疏乃命至祇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直吏反

疏穆穆至棐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與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事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疏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釋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得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鴆反重輕重之重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力馳反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蠲吉緣反咎其九反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

珍倣宋版印

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皋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亡○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絶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絶句俾必爾反馬本作矜矜哀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

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

【疏】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己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爲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己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己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

交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〇吁況于反馬作于于於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〇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〇造七報反注同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〇核幸革反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〇應應對之應下同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〇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具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〇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遍反

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卽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因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因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其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因與證也兩至具備謂

珍倣宋版印

因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

因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因

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因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

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

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

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

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

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捐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因辭拒

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戒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

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幷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

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
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以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
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舡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不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
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劓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
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
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
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

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刖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絶也是刖者斷絶
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相校猶少刖足
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
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彼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
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
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
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
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
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
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
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念反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
適輕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
諸刑罰各有權宜○并必政反數色住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疏】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因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重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

珍倣宋版印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因辭其難在於差
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
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
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註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
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因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
僞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無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
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因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
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
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
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
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

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儆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治直吏反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令力呈反

【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

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儆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卽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搆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此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〇屬音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動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疏王曰至祥刑〇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幷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〇傳言智至以然〇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珍倣宋版印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主天子之正號 古本正作政

羣臣陳戒 纂傳陳作進

太保率西方諸侯 古本率作帥下同

若使東伯任重 纂傳伯作方

圭是文馬之物 宋板纂傳同齊召南云舊本作文馬非也据覲禮賈疏皆以璧帛致之監本作致字是下文命同

馬卓上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卓作皁按皁字誤覲禮作匹馬卓上

史言王荅拜之意也 宋板言作原按纂傳已作言

自許與諸侯爲王也 纂傳同毛本王作主

皆再拜稽首 古本皆作並

誕受羑若 古本受下有厥字

務崇先人之美 纂傳美作業

文武所憂宋板閩本同毛本武作王

言聖德治毛本治作洽案治字誤

用端命于上帝石經補缺于誤作予

乃命建侯樹屏侯上古本有諸字

樹以爲蕃屏岳本纂傳同毛本蕃作藩疏同

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古本公作君循作修

言雖汝身在外之爲諸侯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之作士與疏合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古本首題尚書卷第十二畢命第二十六周書孔氏傳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與此序相應浦鏜從埤傳作與此不應○按不同謂異於豐刑也漢志豐刑本異於序逸篇冊命霍侯又與漢志不同亦不與序相應故知其非也與字上宜更有不字或衍同字亦通埤傳似不可從

用能受殷王之命岳本宋板纂傳王之二字倒與疏標目合

惟殷頑民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惟作慎是也岳本考正云慎字正釋毖字義孔疏云慎彼殷之頑民諸本作惟字非

令之北近王室 毛本北作比案北字誤

彰善癉惡 孫志祖云此彰字亦開元中所改也古彰字影字皆作章字景字不加彡禮記章義癉惡可證

辭以理實爲要 按正義當作以體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 古本惟下有爲字纂傳有爲無惟按作爲是也若惟爲疊見則惟字當在紂字下

心未厭服 古本岳本宋板厭作壓按釋文有壓字音纂傳作厭疏同

惟公克成厥終 古本公上有畢字誤

不可不尙 古本下有道字

亦有無窮之聞 古本亦作其

以聞於後世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以字

傳敬順至畢公 浦鏜云自邦之安危以下凡九節僅存一條當有脫落

所以勉勸畢公 宋板勸作勵按宋本是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宋板下行題尙書注疏卷第十九

作君牙 陸氏曰君牙或作君雅○按禮記緇衣作君雅注云書序作牙假借字也然則記自作雅經自作牙陸言或作君雅自指記言非謂經之別本

或作雅也但無顯證或僞孔本有作雅者姑存以俟攷

王若曰嗚呼君牙　毛本嗚呼作鳴呼誤

亦惟先正之臣　正唐石經古岳宋板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屬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爾

小民惟曰怨咨　古本曰作日下同

民猶怨咨　古本岳本宋板咨作嗟與疏標目合

厥惟艱哉　古本艱作難

以謀其易民乃寧　古本岳本宋板寧作安○按安字正釋經文寧字

故今命汝爲大司徒　宋板大司徒作我輔翼

汝當正身心以率之　宋板正身心作爲中正

啓佑我後人　古本佑作佐

文武之謀業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武誤作王○按疏標目各本俱誤作王毛本遂併改傳非

傳文王至邪缺　按王當作武各本皆誤

珍倣宋版印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山井鼎曰正永懷堂本作王古本作生並非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 盧文弨云經當作先正傳當作先王之臣先王之臣乃解先正二字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陸氏曰冏字亦作臩○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尚書序云穆王令伯臩爲大僕正蓋此字自魏晉以前俱作臩僞孔亦必作臩後人始改爲冏耳集解引孔安國曰伯冏名也冏字疑亦後人所改非裴氏原文

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 浦鏜云者字疑在太僕下

則此云太僕是矣 纂傳是作足按足是也

故以太御爲長 宋板同毛本御作僕○

齊訓通也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通上有中也聖訓四字案此誤脫

言侍左右之臣 毛本侍作特按特字不誤

今予命汝作大正 古本正上有僕字按疏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則大字作如字讀不讀爲太古本非也

今選其在下屬官 毛本今作令案今字誤

襄三十年左傳云 宋板十下有一字按有者是也

非是愛前人也 宋板同毛本前作側

爾無昵于憸人 昵古本作暱陸氏曰憸本亦作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 盧文弨云刑將得放當作刑德放是也

何以得專王刑也 宋板同毛本王作主

刖罪五百 宋板纂傳同毛本刖作剕〇按周禮司刑是刖字

令穆王改易之者 毛本令作今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陸氏曰耄本亦作薹〇按說文當作薹此薹字正說文薹字之譌也

言百年大期 古本大期作大其屬下讀按疏云美大其事則作其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詰譌誥

北至命呂侯之年 宋板北作比是也毛本作此亦非

罔不寇賊鴟義 陸氏曰義本亦作誼

殺戮無辜 古本辜作罪

越茲麗刑并制 古本刑作戮

罔差有辭 古本辭作詞按山井鼎校下鰥寡有辭于苗云古文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孚無僭亂辭察辭于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傳中辭字皆同今本

民興胥漸 古本胥作匹

上帝監民 古本民作人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陸氏曰皇宜作君字○按陸氏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經之皇字宜作君不知經自作皇傳自作君傳以君帝釋經皇帝以別於秦之所謂皇帝也皇之爲君自是常訓故傳不特釋之下經官伯傳作官長亦將謂經之伯字當作長乎考單本釋文乃大書君帝二字注云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也

皇帝帝堯也 岳本葛本同毛本皇作君山井鼎曰宋板君作皇正嘉同古本萬歷崇禎本俱作君今按岳葛十行閩本纂傳亦俱作皇疏引釋詁以解傳則傳宜作君明矣陸德明所據之本蓋亦作君也

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 古本絕下有滅字按如古本則誅字宜屬下讀

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 閩本同毛本君作名按君字誤

皇帝所伐者 毛本皇作黃案所改是也

學蚩尤爲此者 浦鏜云亂誤此是也

三生凶德 孫志祖云禮緇衣疏引鄭注作凶惡

必皆違之 宋板皆作背按宋本是也

傳君帝至下國 山井鼎曰注文古本萬歷崇禎本作君帝其餘注疏本皆作皇帝而疏所引諸本皆作君帝未知所適從耳○按十行本亦作君益知傳文宜作君帝

使人神不擾 古本人作祇按祇乃民之訛

地民不至於天 疏云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闇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毛居正曰祇作民誤○按此傳全本楚語楚語民神對言故傳亦以神民對言疏說甚明毛氏不從何也岳本纂傳及明刻注疏諸本俱作祇蓋爲毛氏所誤惟此本不誤

禹治洪水 宋板治下空一字按治上疑有平字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 按段玉裁云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人實反一音曰音曰當作音越正義作子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鳴盛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也

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 閩本同毛本取作恃

或當曰欲勤行 宋板閩本同毛本曰作日

當何所度　史記集解度作居按度與宅古字通用宅訓居故史記作居若孔意則當與王肅同訓度為謀故疏云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是也裴氏所引殆有意遷就非孔氏本文

其罪惟均　岳本均作鈞

使與罰各相當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各作名與疏合按纂傳亦誤作名

刖足曰剕　古本剕下有刑字按以上兩節傳例之當有刑字

必令內之與證　毛本內作因按內字誤

其當清證審察　盧文弨云證當作澄楚辭不清澂其然否下同

或記可刑　宋板閩本同毛本記作皆盧文弨云作記非

皆當嚴敬天威天威勿輕聽用刑也　毛本天威二字不重此誤重也閩本誤同

覲其犯狀　閩本同毛本覲作觀案覲字誤

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　閩本同毛本非作涉

無服疑似之狀　宋板服作復是也

捐害王道　閩本同毛本捐作損是也

因有親戒在官吏閩本同毛本戒作戚

而此是也宋板而作卽

今律和合御藥宋板倒和合二字山井鼎曰見于唐律十惡之條作合和爲是

或可以爲赦閩本同毛本作或以爲可赦案所改是也

正義曰釋詁云宋板詁作言按言字不誤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山井鼎曰正嘉二本同閩本同宋本三百作二百毛本二百作一百案宋本二百似復衍

毛本一百亦疑誤

有要善岳本纂傳善作義與疏不合俟攷

輕重應居官當者毛本重作罪案重字誤

謂上其鞫劾文辭古本岳本宋板鞫作鞠岳本考證云說文窮理罪人曰鞫中應從言爲是

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宋板憐下無之字

故云臨事時宜宋板時作制按時字非也

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浦鏜云一十九字當誤衍盧文弨云刪此十九

字義無不足定是衍文無疑○按此數句疑是他節疏文誤入于此而又多誤字遂不可解

惟最聚近罪之事爾　宋板最作是

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　宋板之作也是也

尚明聽之哉　葛本聽誤作德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附釋音尙書注疏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平王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文侯之命平王命爲侯伯

疏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

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
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爲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與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
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王若曰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
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
位疏王若至在位○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順顯用有德之人
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
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
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己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
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

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隤杜回反隕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大見反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疏〕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絶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絶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

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辟扶亦反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旦反注同

疏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己無能惟將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敵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己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己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己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己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己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

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敵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善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令力呈反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釀文亮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徒冬反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供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尹革反治直吏反

疏王曰至顯德○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供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

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幷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弓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傳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

珍倣宋版印

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魯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秘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疏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譁戶瓜反監工銜反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與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敹了彫反敿居表反弔音的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準反又音允紛芳云反令力呈反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

無敢不功善〇鍛丁亂反礪力世反鍊來見反【疏】公曰至不善〇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勑之公曰嗟〇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
命。在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
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〇傳伯禽至誓命〇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
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
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封伯禽也下云魯人
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
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〇傳今往至出之〇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
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
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
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〇傳言當至可用〇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
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
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
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

珍倣宋版印

攻堅使可用鄭云至九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牿工毒反

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以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斁擭華化反徐尸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檻戶減反窒珍栗反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疏 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卽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牿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擭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塡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閑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

剽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
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爾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
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汝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
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垣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
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
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直里反爾雅云臭也糗去九反一音昌紹反糧音良糒音備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
壘距堙之屬○楨徐音貞榦工翰反築陟六反守手又反堙音因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
汝則無有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供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之軍興之大刑○芻初俱反茭音交【疏】馬牛至大刑○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
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
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〇傳皆當至死刑〇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與者斬〇傳總諸至之屬〇正義曰指言魯人則更有他國之人總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卽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〇傳峙具至殺汝〇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

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芻茭○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注同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帥○崤戶交反塞悉代反假工下反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疏】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因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鄭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

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因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侯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言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己盡用順道是多樂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反下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復扶又反

疏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嘩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己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

哉言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爲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己老死不得改悔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
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
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己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
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爲于僞反下爲我謀同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疏】惟古至爲親○正義
曰此穆公自說己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
己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雖則
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音波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許乞反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才節反馬云辭語截削

珍倣宋版印

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石反昧音妹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介音界馬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技其綺反本亦作伎他本亦作它吐何反樂音洛

疏雖則至不欲○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佗佗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截至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節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節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以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好呼報反啻失豉反

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與邦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莫報反惡烏路反背音佩壅於勇反塞先得反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殆唐在反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珍倣宋版印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三文侯之命第三十周書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所以名篇 古本篇下有也字按纂傳移此四字於篇題傳末文義較妥但未必孔氏元文爾

祼之瓚 宋板纂傳祼作謂毛本作祼○案作謂山井鼎曰與周禮注合

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 宋板者作晉按者字非也

王若曰父義和 古本作誼注同今本按陸氏曰義本亦作誼與古本合作誼者蓋古文也作義者今文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本作誼鄭氏讀義爲儀則鄭本作義古文與馬本同今文與鄭本同

而布聞在下居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居作民

曰姓大國耳 毛本曰作同是也○按宋板上句之末有曰字此遂誤同爲曰

在令王之先祖 毛本令作今案所改是也

而遭天大罪過 按而字上疑有缺文傳依經釋訓無所遺漏此經有嗣字傳未釋

卽我御事 唐石經古本岳本閩本葛本毛本卽作旣○按作卽是也王鳴盛曰卽我御事傳及疏亦皆言卽及按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

御事文類注云卽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無有耆宿壽考俊德　古本俊作儁

非平王所知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王誤作生大謬

其惟當憂念我　纂傳惟作誰

嗚呼能有成功　古本嗚呼作於乎

汝克紹乃顯祖　唐石經古本岳本宋板蔡傳紹作昭紹字非也毛本亦誤石經考文提要云孔安國傳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明訓昭也○按疏云昭乃顯祖不知所斥是宜作昭明矣此殆因下紹乃辟而誤

汝功我所善之　古本汝下有之字岳本善下無之字與疏標目合

以思謂未得　浦鏜云謂當惟字誤按浦云是也

更歎而爲言　宋板更下有復字是也

不於上文作傳　宋板不字闕

王肅云云　古本云字不重按云云疑當作亦云

盧弓一盧矢百　古本盧並作玈傳同○按正義中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從丹玈字從元故彤赤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尙書經文傳文皆本作

珍倣宋版印

玈今經傳皆作盧者未知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刪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玈弓此段玉裁說也其詳在尙書撰異

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　浦鏜云者誤也

是諸侯有大功　浦鏜云是當衍文

傳父往至相安　宋板相作自與注合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史繩祖學齋佔畢云今文尙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卽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古文尙書元無命字止曰𢻫戾柏𩠐𡩠乚𡋯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按注疏及諸家本俱無命字匡謬正俗引此序亦無命字惟薛氏書古文訓有之史氏謂惟古文無命字殊不可解

東郊不開　唐石經初作闢後磨改匡謬正俗曰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閞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邈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閞古開字閞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爲開○按古文作閞則今文自宜作闢先儒以閞闢相似故誤讀闢爲開而今文尙書又徑改爲開失之遠矣

並起爲寇於魯　古本並上有以字似誤魯下古本有東字按疏云此戎夷在魯之東似釋傳魯東之義匡謬正俗引此有東字無魯字

作費誓 按史記魯世家云作肹誓集解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亦云尚書作粊蓋並据古文尚書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古本命上有予字

善敹乃甲胄 山井鼎曰宋板敹作敿疏同考字書宋板爲是○按毛本作敹不作𣪊也唐石經岳本俱作敿考說文宜作敹諸本並誤

在往征此淮浦之夷 宋板作今在

其以爲飾 浦鏜云且誤其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注牢一作穽下注牿牢古本作牿穽旁注穽一作牢

杜乃擭 陸氏曰杜本又作𢾕○按說文𢾕閉也讀若杜孫志祖云周官雍氏注引作𢾕

然則養牛馬之處 宋板同毛本養作掌

檻以捕虎豹 纂傳檻作擭按經文擭穽相對疏下云穽以捕小獸則此當作擭明矣浦鏜未見纂傳亦云檻當作擭

今律文施機搶作坑穽者杖一百 浦鏜云槍誤搶是也

王肅云杜閑也 宋板閑作閉按閑字非也

擭作㓶也 浦鏜云柞鄂誤作㓶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石經考文提要云勿敢坊本作無敢

峙乃楨榦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榦作幹不誤

總諸國之兵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與宋本注合毛本國誤作侯疏同

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毛本是誤作有與僖四年傳不合

謂儲糧少　宋板同毛儲糧誤倒

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宋板纂傳同毛本家作人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悔而自誓　宋板悔下有過字

若弗云來　古本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山井鼎曰傳文共同今本盧文弨云疏云員卽云也則本是員字○按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卽云也衞包依之改員爲云下文雖則員然同

無所及益　孫志祖云益疑當作葢屬下讀

自用改過遲晚　宋板用作恨是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按漢書李尋傳注師古引此經云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諐云爲員猷爲猶愆爲諐又韋賢傳注亦引此經唯諐作愆餘同

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古本欲上有敬字似誤

俾君子易辭 辭古本作詞

使君子迴心易辭 岳本纂傳迴作回是也

我前多有之 按疏前下當有大字

斷斷猗無他伎 斷古本作鮚注同按說文斷古文作𠿸引此句爲證然則古本鮚字殆𠿸字之誤歟陸氏曰他本亦作它技本亦作伎按唐石經宋板葛本伎俱作技與釋文合至監本始從人其所載釋文亦誤倒下文人之有技仍從手舛錯之甚此節傳中伎字葛本亦從人宋板從手〇按它他古今字技正字伎假借字

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 宋板勇壯二字倒按宋本是也否則與注不合與上文亦異

惟截截至有容 宋板截字不重

明辯便巧之意 宋板同毛本意作善

以東脩爲束帶脩節 毛本節作飾案節字誤

禮記太學引此 毛本太作大案太字誤

河水清且漣漪 許宗彥曰此引詩以證猗字作漪者蓋誤〇按毛詩釋文猗本亦作漪同蓋六朝以後有以漣猗爲漣漪者猶兮斯

之爲鸞鷲也在此疏則不可耳

用此好技聖之人　古本技下有美字

安我子孫衆人　古本人作民下是不能容人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